

培賢里



張德明老師
走過38年教育路

故事的開始



恩主教首任校長陳學文先生與張德明老師合照

張德明老師1981年走進恩記的大門，那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，港鐵東鐵線還叫做火車，還有運豬運牛的班次會駛過，友校王肇枝中學對出還未填海，而屹立於小山崗上的恩主教書院還只有5歲而已。

2019年，張德明老師在恩記的第38年之後，終於要退下來了。在E303室，這一位常常穿著恩記運動風褸的老師。他是化學老師，也是輔導老師；他教知識，教態度，也教做人。





1981-1982年度教職員合照

誤打 誤撞 的 起點

談起教育生涯的開始，張SIR原來也不是抱著一定要當老師的想法走進教育行業的。「大學畢業的時候，是想過進紀律部隊的，像警察、海關、人民入境事務處等等。紀律部隊的工作比較動態，收入亦穩定，工作時對「人」為主，這方面跟教師的工作有點像。其實我當時的體魄還不錯，應該很有機會考得過的，我就連申請表格也填好了，但回心想想，我是家中長子，紀律部隊的工作風險比較大，怕父母會擔心，所以就作罷了。

那讀化學的張SIR，為何不去做化驗師而走進了教育界？當中也有一點有趣的轉折。「當年政府化驗師要求申請者在大學讀8個化學專業相關的學科，我大學時有想過可以做教師，擔心若未來只教化學一科會太悶（雖然幾十年的教學經驗讓我發覺原來完全不悶），於是選了一科物理相關的學科來讀。最後選修了7.5科化學和1科物理，當時一般大學生只修8科，讀8.5科的學生不多。但這達不到化驗師的入職要求呀！於是打算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補回最後的0.5科物理，但當時我是宿舍幹事會的主要幹事之一，要負責組織很多活動，要同時讀好那額外的0.5科，負擔很大，怕做得不好，也就算了。還心想，不過只差0.5科，政府那邊不會那麼絕情吧。但就是這麼絕情，交了申請表，最後連面試機會也得不到。於是就去找教學工作，於是就來到恩主教了。」



輔導 工作 甘苦 談

讀化學的同學認識張SIR自然順理成章，但也有不少同學是因為曾得張SIR幫助而跨過了一些人生路上的難關而接觸到張SIR的。他是怎麼接觸到輔導工作的？

「一般進學校之時，工作是像一個套餐般準備好的，如教幾多班，負責甚麼行政工作等等。當年我還負責過女子籃球組呢。所以說，成為輔導老師是學校安排的，之後想做得更好一些，就去讀了些輔導工作的文憑課程。

「在教授知識的層面的工作，其實也比較平淡，就是每天備課，上課，改習作的常規工作，起落一般不大，說辛苦又行，說不辛苦也可以。當然，見到同學成績有進步固然會快樂，若突然全班齊齊唔合格也很刺激。

「輔導工作的起伏就比較大，讓我最開心，最不開心的回憶都在輔導的工作之上。輔導工作主要面對的是受到困擾的同學，甚麼類型的都有，當然，輔導工作很重視私隱，我不可能在此談及細節。但可以想像吧，同學來到我處時，情緒一般都是很低落的，他們面對如父母分居、家庭不和、親友離世、失戀、被同學排斥、被欺凌，還有些個案是多種困擾集於一身的。

「輔導工作現時有很多不同的理論，我很贊同的一種是，要與同學有共感。他們開心，我們要跟他一起開心；他們不開心的時候，我們要跟他一起不开心，同學會從中感受到被理解。每個個案開始的時候，往往就是最不开心的時候，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，不知怎樣找出口，很多時談著談著就與同學一起哭。但若能找到些方法，幫助同學，可能幾個星期、幾個月後，見到同學可以開心些，分享的事情變得積極些、正面些。這個從苦到樂的過程，就是輔導工作最大的得著。



「試過有同學說想過自殺，我就把我的電話交給他，對他說：『當你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，一定要打電話給我，一定要。』你想想，壓力怎麼可能不大？生命可以很脆弱，輔導的工作，有時可以挽回這些年輕的生命。」

或者我們要感激那未讀的0.5科，讓張SIR能夠來到恩主教。或者我們要感謝那個有些隨機的工作套餐，讓張SIR成為了輔導老師。

恩記 今昔

住市區的人總笑問「新界是不是有牛」，38年前的大埔有沒有牛，小編不知道，但那時的VC學生倒有著牛一樣的樸實，牛一樣的堅忍。

「恩主教早期的學生，水平比較參差；之後，可以說是學校做得好吧，學生的成績就慢慢進步了。早期的學生大都來自低下階層的家庭，有捕魚的、有務農的，大都要幫忙分擔家庭的工作。他們可能不怎麼擅長讀書，但一般都很顧家、孝順，較能吃苦。大概與時代的轉變有關吧，你能想像嗎，那時的學生，家裡是沒有冷氣、沒有電視、沒有雪櫃的。更遑論要買甚麼靚波鞋。但他們很珍惜所擁有的東西，如學習機會，他們一般都很相信『知識可以脫貧』，就算不能升讀大學，也有不少學生在不同方面獲取了各種各樣的成就。」



「現時的學生都比較富足了，但比較沒有那麼刻苦耐勞吧。但無論如何，在學校的日子都是比較舒服的，到離開學校後，面對的生活壓力就會更多，更難捱，所以好好珍惜在學校的學習生活吧。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，在學校學習，已沒有太多苦要捱的了；除了讀好書，也沒太多需要顧慮的事。我常跟學生說，教你讀書不難，教你CHEMISTRY都不難，要教到你們由不肯讀書變成肯去讀書才是最難的。」



張SIR與學生合照

「但我覺得恩主教的學生一直以來都有著純良的本質，沒什麼真正的壞學生，這我是很安慰的。」

恩主教運動會留影



回首 與 展望

38年的老師生涯，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之中，會曾經有那麼一點點的後悔嗎？會後悔成為了老師嗎？會後悔沒有去追尋其他的夢想嗎？

「這很難答，38年了呀，太漫長的時間了。」

「初初幾年，大概有想過有沒有其他的路。我認真的考慮過，是不是去繼續進修，讀個碩士或博士學位，但也有要幫忙養家的考慮，畢竟是長子，又已讀了很多年書。我父母是小販來的，初工作時我還會去幫忙顧攤子，甚至有學生會來幫襯，我還笑說『真生性，會來買蛋。』」

「之後偶爾也會想，是不是有其他的夢想想追，有其他的工作想做？這些念頭都出現過，但往往在付諸實行之前又打消了。這些不算後悔吧，或者說，是有過想作些改變的時間，但我沒有後悔過選擇教師這個行業。」

「其實，我有不少朋友去年已退休了，他們才剛坐高鐵去完潮州，五月又約了行山，七月又約了去廣州，九月又約了聚餐，想來也很充實。」





「長遠的計劃，會不會再讀書，會不會去外國住一段時間，就真的未有時間想。但應該也會到不同的地方探探朋友，對我來說，地方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人。其中一個很想去的地方是澳洲，想到那邊去探幾位朋友，其中一個就是幾年前在恩主教退休的外籍老師，之前說好要去見見他，也還未成行。」

「至於展望退休生活嘛？我現在的工作還很忙碌，沒太多時間去考慮。但退休後肯定有很多空閒吧，到時慢慢再想也未遲。但應該會好好地整理一下這麼多年以來的教學材料吧，如電腦內的筆記資料，做的時候只會隨便起個名，這個叫F.5 CHEMISTRY，另一個就叫CHEMISTRY F.5。也要整理一下家裡吧，平時沒甚麼時間執屋，書堆積了很多，我有朋友退休，丟了幾個書櫃的書。我也到處買了不少書，也要整理，有些可能也要丟吧。CHEMISTRY 的書，以前試過執了幾本，已丟到垃圾桶了，還是捨不得，撿了回來。也不是浪費不浪費，有用沒用的問題，是用了這麼多年的書，好像有點感情，就這樣丟了，好像有些不妥。像這件我常穿的學校風褸，我平常放在櫃桶裡，覺得冷了就拿來穿上，退休了，風褸是不常穿了，但也不是就這樣丟了吧。有太多捨不得丟的東西了。」



在5月16日教師發展日活動後，校長與教職員歡送張德明老師

捨得

捨不得

之間

捨不得的，不是書，不是風樓，畢竟感情，往往一言難盡。「捨不得甚麼嗎？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想。捨不得學生，會有的，但佔了幾多，我說不出。捨不得老師同事，也會有的，有幾多，我也說不出。學校內我每天走的路，每天待的地方，也有感情。但甚麼最牽腸掛肚呢？我反而在想，我是退休嘛，又不是要離開香港，離開這個世界，我還可以來見我想見的人，我可以在你們的運動會回來逛逛談談。有些舊同事、校友知道我退休已在約我吃飯。我們會約在恩主教嗎？不會吧，但這些人事都是與恩主教有關的。我在這裡38年了，這38年的緣份斷不了，在這裡發生的事情我都會想知，若有我能幫忙的，我都會想來幫忙。」



張SIR的舞獅英姿

訪問當天，張SIR正感冒，戴著口罩，撐著沙啞的聲線，除了大家預期內的化學和輔導之外。還跟我們天南地北的分享著在人生路、教學路上的各種體會。

張SIR原來喜歡踢足球、打籃球、想跑馬拉松，他大學的時候還是舞獅隊的(差點忘記就有舞獅隊了)。「退休後先要去做個身體檢查，看看還能不能繼續跑。」張SIR笑說。

38年，辛苦了。

讓我們祝福張SIR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，

在人生另一階段的路上，

慢慢享受路上那些不同的風景。


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

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感謝仁慈的天父，賜予我們優秀的教師團隊，我們的老師不僅是傳道、授業，解惑，更是我們恩主教書院的「代父母」。

當中資深的張德明老師更是一位表表者，他在過去38年，實踐我們的校訓「知行合一」，身教孩子熱愛生命，關愛家庭，鼓勵孩子努力追求真理，在生活上承擔責任。

驪歌高奏，離別在即，我代表學校感謝張老師三十八年的無私付出，春風化雨。

願主祝福張老師退休生活快樂，身體健康！

主祐！

賀妙珍校長

賀校長感謝張老師這兩年來風雨同路，故親自送上風禮以表心意。（左圖）

賀校長感謝張老師三十八年歲月中，栽培孩子擁有「恩記」人五個素質(HEART)，故送上心型蛋糕以表心意。（右圖）





2019年學生報編輯委員會

總編輯：4D 莫豈琪

編輯：4C 吳家榮

4C 張依琳

4C 陳洛恩

4C 楊韋瑩

4D 張恩慈

4D 龔家俊

4D 黃俊程

2C 章麗雯

1B 夏宇思

1D 張靜悠



顧問老師：莊志恒老師